#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牛振华 译

全译本

中国工商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尼·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苏联作家。出生在乌克兰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11岁便开始当童工。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1923年到1924年担任乌克兰边境地区共青团的领导工作，1924年加入共产党。由于他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工作，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到1927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但他毫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同年底，他着手创作一篇关于科托夫斯基师团的“历史抒情英雄故事”（即《暴风雨所诞生的》）。不幸的是，唯一一份手稿在寄给朋友审读时被邮局弄丢了。这一残酷的打击并没有挫败他的坚强意志，反而使他更加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

1929年，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同时代人的真诚而热烈的称赞。1934年，奥斯特洛夫斯基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由于旧病复发，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



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
〔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牛振华 译

全译本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牛振华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59-6793-9

Ⅰ.①钢… Ⅱ.①奥…②牛…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
Ⅳ.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3232号

| | |
|---|---|
| 书　　名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 作　　者 | 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 |
| 译　　者 | 牛振华 |
| 出　　版 | [illegible] |
| 发　　行 | [illegible] 发行部（010-65389150）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陈绍敏 |
| 责任印制 | 陈　晨　陈绍敏 |
|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640×965　1/16 |
| 印　　张 | 25.75 |
| 版　　次 |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059-6793-9 |
| 定　　价 | 26.00元 |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 目　录

## 第一部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20
第三章 …… 37
第四章 …… 64
第五章 …… 80
第六章 …… 96
第七章 …… 130
第八章 …… 156
第九章 …… 179

## 第二部

第一章 …… 195
第二章 …… 218
第三章 …… 254
第四章 …… 296
第五章 …… 331
第六章 …… 350
第七章 …… 365
第八章 …… 386
第九章 …… 40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第一部

# 第 一 章

“你们几个当中，复活节前到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说话的，是一个肥硕的神甫，他身上穿着法衣，沉甸甸的十字架在脖子上晃来晃去，凶神恶煞般地瞪着全班同学。

六个学生应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神甫那对小眼睛死死盯着这几个孩子，像要把他们一口吞下去似的。孩子们全都惶恐不安地注视着他。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两个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轻轻地松了口气。

瓦西里神甫的小眼睛紧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哦，现在过来吧，‘优秀的’小伙子们！”

他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挤作一团的四个孩子跟前。

“你们这几个小坏蛋，谁抽烟？”

“我们都不会抽，神甫。”四个孩子都轻声答道。

神甫被气得脸通红。

“不会抽烟？呵，你们这些小滑头！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听见了没有？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儿烟末，但最终一无所获。他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你怎么像根木头似的站着？”

黑眼睛的孩子强压着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边说边用手摸着缝死了的裤线。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是谁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你以为这回我还能让你在学校继续待下去？不会了，我的孩子，我这回可饶不了你。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狠狠揪住男孩子的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吓傻了。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最好的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在他家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面团里了。

保尔被赶了出来，坐在门口最后一级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该怎么向在税务官家里当厨娘、每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为自己操碎了心的母亲交代呢？

想到这里，保尔哽咽了。

“现在我可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甫。我给他撒的哪门子烟末呢？都是谢廖沙给我出的馊主意。他说‘咱们来给这个害人的老东西撒上一把烟末吧’，我就撒了。现在谢廖沙倒没事，我可要被学校撵出去了。”

保尔跟瓦西里神甫早就结下了仇。有一次，他跟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罚他课后留校，不准回家吃饭，又怕他一个人在教室里胡闹，就把他带到高年级的教室，让他坐在后面的位子上。

那个高年级老师身材消瘦，穿着一件黑夹克，正在给学生讲解天体知识。保尔听他讲些什么地球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什么星星也跟地球差不多，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感到非常奇怪，差点儿站起来对老师说：“《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又怕

再受惩罚，没敢吱声。

圣经课上，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些东西，他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下一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手，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问：

“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并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

他刚说到这里，瓦西里神甫嘶哑的叫声就打断了他的话：“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胡说什么？你就是这样学习圣典的？”

保尔还没来得及分辩，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去。几分钟之后，连打带吓，被折磨得神情恍惚的保尔发现自己已经被扔在走廊上了。

回到家里，保尔又被母亲狠狠责骂了一顿。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她儿子回学校学习。从那时起，保尔就恨透了神甫，既恨又怕。保尔从不容许任何人侮辱他，一点儿也不行，他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深藏在心，不露声色。

这之后，保尔还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辄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过问他的功课。因此，才造成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和几个考试不及格的同学一起到神甫家里补考。就在神甫家的厨房里，他把烟末撒到复活节用的面团里了。

这件事谁也没有看到，但神甫立刻就猜出是谁干的了。

……下课了，孩子们全都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但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

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从教师休息室的窗口探出了头，他那浑厚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心怦怦乱跳，向教师休息室走去。

铁路车站食堂的老板已经上了年纪，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

“他多大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好吧，让他留下。工钱是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那天管饭。当班干一天一夜，在家歇一天一夜。但要注意，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能呢，哪儿能呢，他决不会偷东西，我保证！”母亲惶恐地说。

“那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道，随即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子领到洗刷间去，叫弗茹霞给他派活儿，顶替格里什卡。”

女招待放下正在切火腿的刀子，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大厅，向通往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紧紧跟在她后面，母亲也匆忙跟上，在他耳边小声嘱咐：“保夫鲁沙[①]，我的好孩子，你可要好好干啊，可别给自己丢脸！”

她用担忧愁怨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以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桌子上盘碟刀叉堆得像座小山，几个女工肩上搭着毛巾，正逐个地擦拭着这些餐具。一个男孩在两个大茶炉前忙碌着，他看起来比保尔年龄略大一些，棕红色的头发乱蓬蓬的。

洗餐具的大木盆里盛满开水，弄得整个屋子雾气腾腾。保尔刚进来，连女工们的脸都看不清。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等着别人过来给他安排活儿。

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工跟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

① 保夫鲁沙：保尔的爱称，保尔的母亲和冬妮亚都曾这么称呼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弗茹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替格里什卡。你告诉他要干些什么活儿吧。”济娜又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弗茹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就转身回餐室去了。“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同时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站在面前的弗茹霞，等着她吩咐。弗茹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量一下他能干些什么活，然后她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用低沉但听起来很舒服的声音说道：“小伙子，你的活儿很简单，就是每天清早把这口大锅的水烧开，要让水一直开着。当然，木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再有，就是活儿紧的时候，你也得帮着擦擦刀叉、倒倒脏水。你的活儿可不算少，够你出几身汗的。”她说话带着科斯特罗马地区的方言，总是把“a”音发得很重。保尔听到这一口乡音，看到她那红扑扑的脸和翘起的小鼻子，不禁感到亲切而愉快起来。

“这位大婶看起来是个好人。”他心里这样想，便鼓起勇气问弗茹霞：“那我现在干些什么呢，大婶？”

听到保尔这么说，洗刷间的女工们爆发出“哈哈哈”的笑声，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哈哈哈！弗茹霞这回认了个大侄子……”

“哈哈……”弗茹霞本人笑得比谁都厉害。

因为屋子里蒸汽弥漫，保尔没有看清弗茹霞的脸，其实，她只有十八岁。

保尔有些局促不安，他转身问那个男孩：“我现在该干什么呢？”

男孩只是嬉皮笑脸地回答：“还是去问你的大婶吧，她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的，我在这儿只是临时帮忙。”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过来，帮我擦叉子吧。”这时，保尔听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说，“干吗笑个没完没了？”她劝别的女工说，“这孩子说的哪有那么好笑。给，拿着，”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一头用牙咬住，

一头用手拽紧，再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要蹭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没有才成。咱们这儿对这种事非常讲究。那些老爷先生们挑剔得很，总是翻来覆去地检查，只要发现叉子上有一点儿脏东西，咱们可就倒霉了，老板娘会立刻把你撵出去。”

“什么老板娘？”保尔疑惑不解地问，“雇我的老板貌似个男的啊。”

洗碗的女工又笑了起来：“孩子，咱们这儿的老板只是个摆设，什么都是他老婆说了算。她今天不在，你在这儿干几天就全知道了。”

洗碗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抱着高高一摞脏盘子走了进来。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抓紧点干啊，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茹霞回答。

“哦，新来的，那好吧，”他说着用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给我照管好，要随时都有开水，可是现在，你看看，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先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你就得挨耳光了，明白吗？”

保尔赶紧忙活着烧起茶炉来，一句话也没说。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这是他第一天上班，以前干活儿还从没这样卖过力气。

他知道，在这里可跟在家不一样，在家可以不听母亲的话，在这里可不行。那个斜眼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脱下一只靴子套在炉筒上，鼓起风来把炉火吹旺，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立刻就冒出了火星；他抓起脏水桶，飞快跑出去把脏水倒进脏水池；又给烧水的大锅添上劈柴；还把湿毛巾搭在烧开的茶炉上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活，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到下面厨房去。有个上

了年纪的女工阿尼西娅，瞟了一眼他刚掩上的门，说："瞧瞧这孩子，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像个疯子似的干起活来不要命。准是家里实在没办法，才打发来干活儿的。"

"是啊，挺好的小伙子，"弗茹霞说，"干起活来不用人催。"

"过两天累了就不这么干了，"卢莎反驳说，"一开始都是很卖力的……"

保尔整整忙了一个通宵，彻夜未眠，累得筋疲力尽。第二天早晨七点钟，保尔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来接班的，那是一个脸圆鼓鼓的男孩，两只小眼睛透出吝啬卑鄙的光。

这个男孩一看，该干的都已经干好了，茶炉也已经烧开，便把两手往口袋里一插，从咬紧的牙缝儿里挤出一口唾沫，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轻蔑地看了看保尔，用不容辩驳的腔调说道："喂，给我听好了，笨蛋，明天早上六点准时来接班。"

"干吗六点？"保尔问，"不是七点换班吗？"

"谁愿意七点来，谁就七点来好了，但你得六点来。要是再啰唆，我马上打肿你这个傻瓜的头。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德性，才来第一天，就敢跟我装腔作势。"

那些刚刚交了班的女工都饶有兴致地听着两个孩子的对话。胖脸男孩的无赖腔调和挑衅态度激怒了保尔，他向男孩逼近一步，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是又怕第一天上工就被开除，才强忍住了。他阴沉着脸，愤怒地说道："别太嚣张，最好老实点儿，要不你可要倒霉！明天我就七点来，要想打架，我可不在乎你，你要想玩玩，我奉陪到底！"

对手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保尔。

他没有料到会碰到这样一个硬钉子，一时间不知所措。

"好，好，咱们走着瞧！"他小声嘟囔。

第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用诚实的劳动挣得休息的人了。现在他也工作了，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了。

一轮朝阳懒洋洋地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升起来。

马上就要到保尔家的小房子了，瞧，就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面。

“妈妈可能刚起床，我呢，才下工回家。”保尔这么想着，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加快了脚步。“虽然学校把我赶了出来，但也不全是坏事，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甫总跟我过不去，现在让他下地狱吧，反正彻底和我无关了。”保尔这样想着，已经到了家门口。他推开小院门，又想起来：“对，还有那个黄毛小子，我真想对准他的脸狠揍一顿。要不是怕被人家撵出来，我恨不得当场就揍他。早晚要叫他尝尝我拳头的滋味。”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焦虑不安地问：“怎么样？”

“挺好的。”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还有什么事要告诉他，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哥哥阿尔焦姆宽阔的背影。

“阿尔焦姆回家来了？”他忐忑地问。

“昨天回来的，以后就住在家里不走了，他要到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地慢慢打开房门。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对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了一眼弟弟，浓黑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嗬，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真有本事啊！”

保尔预感到，和刚回家的哥哥的这场谈话，情况有点不妙。

“阿尔焦姆什么都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除了要挨骂，说不定还要挨一顿揍。”

保尔有点怕哥哥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并没有要打他的意思。他坐在凳子上，两只胳膊支着桌子，故意目不转睛地盯着保尔，说不清是嘲弄还是鄙视。

“这么说，你已经大学毕业了，所有该学的都已经学到手，现在干起倒泔水的活儿了？”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紧盯着地板，专心琢磨着一颗冒出来的钉子头。可

是阿尔焦姆却从桌后站起来，走进了厨房。

“看来不会挨揍了。”保尔松了一口气。

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详细询问了班上发生的事情。

保尔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现在就这么胡闹，往后可怎么得了啊。”母亲忧心忡忡地说。

“唉，咱们该拿他怎么办啊？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真叫我操碎了心啊！”母亲自顾自地抱怨。

阿尔焦姆推开空茶杯，转身对保尔说：“好吧，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往后你可要小心，干活儿别耍花招，该干的都要干好，要是你再从那儿被人撵出来，我可要揍得你没处逃。这点你要好好给我记住。咱妈已经够操心的了，你这个鬼东西，到哪儿都惹事儿，到哪儿都闯祸。现在该闹够了吧！等你干满一年，我就想办法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老待在洗碗间给人倒脏水，能有什么出息？还是要学门手艺。眼下你年纪还小，再过一年，我一定去求求人，机车库也许能收下你。我已经调到这儿来了，往后就在这儿干活。妈妈再也不用出去做工，低头哈腰地伺候那群畜生了。可是保尔，你自己也得争气，要做个有出息的人。”

他站起来，挺直了高大魁梧的身躯，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衣服穿上，然后对母亲说：“我出去个把钟头，有点儿事。”说完，弯腰跨出了房门。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他又说：“我给你带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刀子，妈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的生意昼夜不停。

这里是六条铁路交会的枢纽站，车站里总是摩肩接踵，只有在夜里两班火车间隔的时候，才能安静两三个小时。这个车站上有成百列的军车从各地开来，然后又从这里开到四面八方。有的从前线开来，有的开到前线去。无数重伤断肢的伤兵从前线被运下来，而一律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接连不断地被送到前线去。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间，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碗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这里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来回穿梭奔忙。

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了十个卢布，人也长高了，身体也壮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许多磨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熬了半年；那个有权有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他生怕保尔说不定哪天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碗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不怕脏不怕累，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而且从来不知道疲倦。

在食堂生意的高峰时段，他端着托盘，像股小旋风似的，一会儿一步跨四五级台阶跑到下面的厨房，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厅的吵闹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开始玩纸牌，打“九点”，大赌特赌起来。保尔不止一次看见摊在赌桌上的一沓沓钞票。

看到这么多钱，他并不感到惊讶。他知道，他们每个人当一个班就能捞到三四十个卢布的外快，这是每个客人给的一个半个卢布的小费凑起来的。有了钱，他们就大喝大赌。保尔非常憎恶他们。

“这帮该死的浑蛋！”他心里想，“像阿尔焦姆这样的头等钳工，每个月才挣四十八个卢布，而我只能拿到十个卢布；可是他们一天一宿就能捞这么多钱，凭什么呢？也就是把菜端上去，把空盘子撤下来罢了。而且回来就把这些钱喝尽赌光。”

保尔认为他们跟那些老板是一路货色，是另一种人，是他的冤家对头。“这帮下流坯子，别看他们在这儿低三下四地伺候人，可是他们的老婆孩子却像有钱人一样在城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

他们还时常把穿着中学生制服的儿子和在优越生活中养得肥硕的老婆领来。“他们的钱大概比他们伺候的老爷还要多。”保尔这样想。他对夜里发生在厨房角落和食堂仓库的事情也不觉得奇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